

南门车站

□周静

在土默特右旗萨拉齐镇老城区南端，有一个地方，人声鼎沸、车马喧嚷，这里是连接城镇与南部村庄的交通要道。好多年前，这里还没有正式的车站，就是一个临时停靠点，但我们都叫它南门车站。

对南门的记忆，是从十七岁那年去包头读书的时候开始的。三月，春寒仍料峭，我背着行囊早早地站在将军尧村的三岔路口，等那趟从三道河发来的早班车。当车子缓缓停下后，我急急地奔过去，车门刚一打开，我就傻眼了。时间这么早车内已满座，只得站在中间过道里。车子一路向西，沿途不断有人上车，我被一步步推搡着挤到了最后面。春天一到，砂石路面翻江倒海起来。车行其上，仿佛醉汉，左摇右晃，将一车人颠得前仰后合。晕车的人哪能忍受这番颠簸？各种说不清来源的气味，在这铁皮罐子里蔓延。车喘着粗气前行，后面喷出阵阵尾气，似乎在宣泄不满。一个多小时后到达南门，下车后的我，脚麻腿酸轻飘飘，像是刚从一场混沌的梦里挣脱。

在南门，至少得停留半个多小时，等待去包头的红色大货车。百般无聊的我拿着行李，独自站在路边，看匆匆赶路的行人和这陌生的环境。路西有两三家小小的杂货店，店外空地上支着水果摊。紧挨着的是一家小饭馆，卖些馒头、面条、烩菜等家常便饭，是旅客果腹与歇脚的去处，也是各种讯息碰撞、交汇的集散地。大客车、拉货车、运煤车一

辆接着一辆，南来北往，伴着飞扬的尘土，叫嚣着、冷漠地穿过南门。叫卖声、鸣笛声、讨价还价声、司机粗犷的吆喝声……各种声音搅拌在一起，煮沸了南门的上午。等坐上去包头的班车后，那声音还在耳边回响。

七月放暑假归来，南门又是另一番光景。午后暑气正盛，几辆老客车懒洋洋地停在路边。忽然，一辆客车疾驰而来，未等停稳，售票员半个身子已探出窗外，用尽力气嘶吼：“三道河！将军尧！马上走！有座儿！”跟车的后生们开始“抢人”。他们眼疾手快，看见拎包的、张望的，或夺行李，或擦胳膊，往自己车上拉。我亲眼见一个穿着蓝布衫的妇女，肩上的包袱被一个司机抢去，她则被另一个司机拽着。那妇女又惊又怕，急得说不出话来。那时的南门，空气里总是绷着一根紧张的弦，混杂着汗味、机油味和为生存而搏斗的躁动。

卖冰棍、麻子、瓜子的小贩在车窗外穿梭。“冰棍儿——”拖长调子的吆喝声，像一丝凉风，钻入闷热的车厢。他们用旧报纸卷成三角包，兜售炒香的麻子和瓜子，换回几张汗湿的毛票。在这流动的热闹里，也藏着狡黠与陷阱。总有几个打扮得像本地人的陌生人，玩着“猜瓜子”的把戏。农村人实在，经不住周围人的撺掇与那“赢钱”幻象的诱惑，蹲下身去，押上辛苦钱，最终在摊主迅雷不及掩耳的收摊与消失中，怔成一座懊悔的雕像。

我生命里关于南门最惊心动魄的一笔，发生在中秋节放假的一个黄昏。紧赶慢赶，到了南门，日

头已西斜。站里只剩最后一趟回村的班车了，黑压压全是人，塞得如同沙丁鱼罐头，挤得车门都打不开。我围着车焦急地转圈儿，几乎要哭出来。车主是个黑红脸膛的汉子，站在车前看了我几眼，又探头看看车里，忽然吼了一嗓子：“后头的人，往前挤挤！开窗户！”他指挥着车里的人向前挪。又指挥我，让我从车窗钻进去。我双手死死抓住那冰凉的窗框，车里有个人拽我的衣服，车主使劲把我往车窗上举，终于爬进来了。车开了，我在人缝里艰难地喘着气，望着窗外迅速暗下去的天色，心想，啥时候才能轻轻松松坐一回车呢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南门悄悄变了模样。那些敞篷车、三轮车都不见了。一辆辆崭新的出租车在南门欢快地奔跑着，通向城区各个角落。私家车一晃而过，来去像风一样自由。通往乡间的客车换成了空调大巴，座椅柔软，冬暖夏凉。城乡公交车有了固定的班次，再不必拼命抢挤。南门东侧，一座汽车站拔地而起，大厅的电子屏上滚动着清晰的车次信息，乘客排队、买票、上车，秩序井然。从这里出发，可以直达鄂尔多斯、呼和浩特、包头市区等地，远方成了一个清晰、确定、可以按时抵达的坐标。

华灯初上，远处的街道车流如织，霓虹闪烁，一片繁荣景象。南门，这座收藏着所有颠簸往事、烟尘记忆的丰碑，其实一直都在。它只是换了一副容颜，继续见证这人世间的下一次启程，与下一次归来。

从经典武侠到新派逆袭

□张常胜

武侠片，是中国电影中极具风骨与亮色的题材。1981年，刘晓庆主演的《神秘的大佛》引爆银幕，掀起新时期武侠片热潮；1982年，李连杰、于海主演的《少林寺》更是风靡全国、万人空巷。当时电影票价仅一角，却创下1.6亿元的惊人票房，成为国产武侠片难以逾越的经典。历经港台与内地的多年开掘，单纯依赖打杀场面的传统动作片，在观众审美日趋多元的时代日渐遇冷，慢慢淡出了主流视野。

2026年春节档，新武侠片《镖人：风起大漠》逆势登场，截至4月份票房突破14亿元。影片脱胎于经典漫画IP，由袁和平执导、吴京监制并领衔主演。一度被贴上“过气”标签的武侠题材，就此完成华丽逆袭，重新走进观众内心，也打造了新时代漫画改编电影IP价值高效转化的成功范本。

《镖人：风起大漠》勾勒出苍茫辽阔、意蕴隽永的中国式审美气韵，将人性的侠义担当与镜头里的国风意境、唯美景致相融共生。影片既描摹人性的良善与复杂，又传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正义底色与向善情怀。逼真凌厉的打斗戏份，把一众人物的缠斗纠葛的爱恨情仇娓娓铺展。浓郁的西域风情、辽远的大漠草原、爱憎分明的人物群像，辅以江湖纷争里独有的暴力美学，让剧情在刀光剑影中层层推进。精彩绝伦的武打对决扣人心弦，步步牵引观众沉浸其中。该片在IP改编、动作美学与文化表达上皆实现突破创新，既深刻诠释了中华民族“一诺千金”的侠义精神，也凭借现代影视科技，彰显出中国电影成熟精良的工业化制作水准。

解码《镖人：风起大漠》出圈之路

一部影片能够出圈，绝非仅迎合大众浅层趣味；而在于故事与人物能够叩击人心柔软之处，让每位观者生出共情与共鸣。《镖人：风起大漠》正具备这般艺术魅力。男主刀马形象立体厚重，既是前朝官兵，亦是有情有义的兄长，更是坚守本心的江湖侠士与护镖人。侠者之道，本在心怀苍生、心系家国。当恪守世俗规则便要伤及无辜稚子时，他毅然告别官场尘嚣，以半生漂泊坚守侠义信仰，守护初心本真。一经接镖，便重诺至死，拼尽全力护送“天下第一号要犯”奔赴长安，诠释了江湖侠士舍生取义的风骨。

女主阿育姬一身傲骨、不畏强权，为族群存续与身心自由挺身而战。当老父遇害、族人惨遭屠戮，她迸发出如战神般的凛然战力与不屈风骨，秉持快意恩仇的本心，绝不向邪恶势力低头。影片跌宕的剧情架构与精湛硬核的武打场面，给身处现代生活、胸藏热血却无从安放的人们，带来强烈的感官冲击与精神慰藉。“人在镖在”“在乱世里，每个人都是镖物，也都是镖人”，质朴浅白却洞见世事的台词，直抵人心、引人共情，唤醒观众心中仗剑天涯、快意江湖的万丈豪情。

《镖人：风起大漠》的成功，再度捍卫了武侠片的荣光，也道出一条影视创作至理：只要精准把握大众精神诉求，用心打磨场面质感与叙事细节，传统老题材照样能挖掘出新内涵、引爆新热度。

近年来中国电影佳作迭出、市场持续向好，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《长津湖》《战狼2》《你好，李焕英》等作品均跨过五十亿元票房门槛，成为文化产业与经济的新亮点，这一切离不开一代代电影人的坚守与耕耘。中国电影已然走过一百二十余年征程，未来行稳致远，既需要影视人守正创新、深耕创作，也离不开广大观众的认可与相伴。

电影本就是文化输出的重要载体，中国电影扬帆出海、走向世界，终究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与强力背书。期待，更多《镖人：风起大漠》这样的破圈之作。



彩虹桥 (国画)

刘学云 作

指尖生花

□董利峰

曾在无数个毕业纪念册前，为“爱好”二字停笔踟蹰。少时被问起喜欢什么，说爱唱歌，却五音不全难登大雅；说喜欢跳舞，却一年也不跳一次。步入职场，成家立业，生活便被工作与家庭填满，像上了弦的钟，日复一日循环往复。闲暇之余，唯有读书尚可慰藉，其余皆成可有可无的点缀。

眼见身边人各有所乐，麻将桌上笑语连连，驴友背包走遍山川，骑行队伍穿梭街巷。我却常常茫然若失。没有拿得出手的爱好，没有能沉浸其中的乐趣，甚至杞人忧天起来，待到退休，漫长岁月该如何安放？

去年端午节之前，我的闲暇时间大多在空虚中流逝。读书尚能静心，可一刷起短视频，便如坠入无形深渊。明知内容浅薄空洞，既耗心神又伤视力，却总在自我安慰，就看一个，几分钟而已。手指轻轻一滑，一两个小时悄然而过。回过神来，脑中一片空白，只剩无休止懊悔，大好时光，怎能如此虚度？

改变，发生在端午前夕的一场非遗活动。展厅之内，剪纸精巧灵动，插花意境悠远，而钩针编织的作品，更是在一瞬间击中了我。脚踏风火轮、身披混天绫的小哪吒威风凛凛、怒目圆睁，仿佛下一

秒就要踏风而来；明媚灿烂的向日葵花环，藏着盛夏的阳光与温暖；迷你铃兰盆景，娇俏动人，百看不厌；蛇、羊、猴等小动物，造型奇特、呆萌可爱、栩栩如生。我为这些作品、为做这些作品的人感到震惊！一根根普通的毛线，经过传承人灵巧的手指缠绕、交错，竟化作世间万千生灵，鲜活灵动，精巧绝伦。我久久驻足，惊叹不已，原来一双手、一根针、一缕线，竟能缔造出如此惊艳的美好。

自此，钩织在我心底扎了根。再打开手机，目光总会不自觉停留在钩织视频上，网络似读懂了我的心意，满屏皆是针线缠绕的温柔。看得越多，心越发痒，那份跃跃欲试的冲动，再也按捺不住。

我买来五彩毛线，附赠的钩针、记号扣、缝合针静静摆放，像一场静待开启的美好旅程。初次上手，指尖笨拙生涩，线的松紧难以掌握，针法繁复易忘，经常忙活半天，满头大汗，却织不出像样点的东西。我这才知钩织看似简单，实则藏着大学问。一朵百合，我要细细钩织两天方能成型，即便熟练匠人，也需一日光阴。但逐渐熟练之后，我却迷上了钩织。身上是冬日暖阳，耳边是自己喜欢的音乐、评书、散文、小说，手边是自己喜欢的花茶，指尖缓缓穿梭着柔软的毛线，所有浮躁与焦虑都烟消云散。心，沉静而安宁；时光，温柔又治愈。那一刻我终于确定：这，就是寻觅已久的热爱。

钩针编织，是一门源远流长的民间非遗技艺，可追溯到远古岁月。历经世代传承，至今已融合传

统钩、绣、编、织技法，又注入现代审美，发展出三十余种基本针法、上千种花样，组合变幻，无穷无尽。作品立体镂空，精致美观，大到毛衣、帽子、围巾，小到家居装饰、灵动玩偶，轻软保暖、色泽明艳、经久耐用，兼具实用性性与艺术性，在文创市场中绽放着独特光彩。

这门古老手艺，在代代相传中早已超越物质本身。它不仅满足生活所需，更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，是工匠精神的生动延续，是文化自信的细微注脚。一针一线里，藏着岁月沉淀的智慧，连着烟火人间的温情，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生机、绽放光芒。

如今，看着一团团毛线在自己指尖慢慢成型，从凌乱到规整，从单调到绚烂，成就感与喜悦油然而生。将亲手钩织的花束插入花瓶，鲜艳欲滴，永不枯萎，无需浇水，无需呵护，寥寥成本，便能让家中四季如春，温馨如画。亲人朋友的赞叹，更让这份热爱多了几分温暖与欢喜。

一根小小钩针，一缕柔软毛线，不仅织就了一件件精致作品，更编织出充实而丰盈的人生。我不再为闲暇无措，不再为未来迷茫，在钩织的世界里，心有所寄，情有所归。

从迷茫日到找到心之所爱，我深知，真正的爱好，是时光的救赎，是心灵的归宿。它让我以针为笔，以线为墨，不仅在一针一线里愉悦身心，更有幸成为非遗传承路上的微光。愿以余生匠心，守这门古老手艺，让民间技艺生生不息，让传统文化，在指尖代代相传，温暖岁岁年年。

制图 孙聪